

加拿大政局变化后的美加关系 及对华影响^[1]

苏晓晖

【内容提要】2025 年加拿大政局出现剧变，自由党领袖特鲁多被迫下台，卡尼接任并在选举中实现翻盘。这场政治变局虽直接反映出自由党政府长期施政不当所积累的内部矛盾，但关键推动力实则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施加的外部压力，以及加拿大对美结构性依附的积重难返。在当前美国大力推进“新门罗主义”、积极重塑西半球战略格局的背景下，美国欲将加拿大系统性嵌入其主导的地缘政治框架之中。尽管加拿大政府试图展现自主决心，但其政策空间受限于长期对美依赖的现实和美有意强化的战略捆绑。这亦限制了加拿大对华政策的独立空间，使中加关系难以摆脱美国“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更在关键矿产、贸易规则及区域安全等层面对中加务实合作造成系统性牵制。

【关键词】特朗普 2.0 美加关系 新门罗主义 中等强国 关键矿产 中加关系

【作者简介】苏晓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5-0157-26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5年初,加拿大政坛迎来剧变:执政近十年的自由党领袖、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于1月6日宣布辞去党首职务,为其颇具争议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3月9日,前加拿大央行行长、自由党特别经济顾问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党内选举中以接近86%的得票率毫无悬念地成为新党首^[1],并于4月28日带领该党赢得第45届联邦众议院选举——尽管其斩获席位未能达到过半所需的172席(差3席)^[2],但较上届议会中的152席有显著增加——正式就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代的落幕与卡尼时代的仓促开启,不仅是“特朗普冲击”下的一次政府更迭,更是在大国博弈加剧与本国治理发展中深层次矛盾交织背景下,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性面临严峻挑战的标志性事件。

当前,美国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回归与全球秩序持续失序交织,正深刻重塑既有的国际格局。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的战略回旋空间遭受系统性挤压。加拿大作为七国集团(G7)重要成员、美国的邻邦与紧密盟友,同时亦是二战后中等强国外交的典范代表,其近期的政局剧烈变化折射出同类国家在强权政治回归时代所承受的结构性压力与内部认同危机。此轮政治变局并非孤立现象,其深层动因源于三重压力的交织:两届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导向、强化交易逻辑的强制性政策对加施加了强大外部压力;美加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对称依赖关系,放大了加拿大政策选择的固有脆弱性;加拿大国内持续酝酿的民粹主义浪潮,则不断侵蚀政治共识与政策连贯性的社会基础。新任总理卡尼虽展现出重塑国家战略自主性的政策姿态,但其实际政策选项仍被牢牢框定在对美深度依赖的现实格局之中。本文尝试在分析加拿大政局变化原因的基础上,探讨美加关系未来走向,为学界和实务界研究和应对北美地缘变局提供参考。

[1] “Mark Carney wins race to replace Trudeau as Canada’s prime minister,” Reuters, March 1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canada-liberals-announce-trudeaus-successor-midst-us-trade-war-2025-03-09/>.

[2] “Carney wins Canadian election, while Conservative leader loses his seat in Parliament,” the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9,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canada-election-trump-carney-poilievre-861f5b00794355b231ee3f218568949b>.

一、霸权威压下的政权更迭

2025 年初加拿大的政局突变是一场内外因素叠加推动的政治重组。尽管特鲁多政府本就因支持率持续低迷而处境艰难，但真正促成其迅速下台与卡尼临危受命的决定性因素，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前后施加的强大外部压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自由党在短短四个月内实现了从民调落后保守党 20 多个百分点，到再次击败保守党的惊人逆转。^[1]这一戏剧性转折表明，特朗普的言论与政策如同“最后一根稻草”，不仅加速了特鲁多政府的终结，更直接重塑了加拿大的权力格局，并将深刻影响其未来的战略走向。

（一）内政失当与执政联盟崩解

2008 年，特鲁多当选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员，正式步入政坛。2013 年，他以高票当选自由党党首，并于 2015 年率领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2019 年和 2021 年，特鲁多两度连任加拿大总理。执政初期，特鲁多以进步派政治明星的姿态开启“阳光之路”，推行内阁比例平衡、与原住民和解、娱乐性大麻合法化及气候行动等一系列社会改革，精心打造多元、包容的个人品牌。然而，在光鲜的政治形象背后，特鲁多力推的移民与绿色能源政策却引发诸多争议。这些政策不仅未能有效提振经济，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特鲁多政府执政基础逐渐动摇，最终加速了其政治支持基础的崩塌。

一是特鲁多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被批评过于激进，引发广泛社会不满。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大量吸纳国际留学生及外籍劳工等临时居民，以期拉动经济增长、填补劳动力缺口。2023 年，加拿大迎来创纪录的百万移民，年人口增长率狂飙至近 3%，其中移民占新增人口的近 98%，约六成为临

[1] “In his victory speech, Mark Carney warns Canadians that ‘Trump is trying to break us’,” National Public Radio, April 29,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4/28/nx-s1-5379573/canada-election-mark-carney-prime-minister>.

时居民。截至 2024 年底，境内更有约 50 万至 100 万人处于非法滞留状态，包括签证逾期仍滞留的留学生、工人及非法务工的访客。庞大的移民规模远超社会消化能力，导致住房、就业及医疗资源日趋紧张，国内反移民情绪持续升温，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二是特鲁多政府推行的绿色碳税政策显著推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对经济发展形成持续拖累。2019 年实施的《温室气体污染定价法》（Greenhouse Gas Pollution Pricing Act，俗称“碳税”）作为特鲁多政府的核心气候政策之一，对化石燃料按其碳排放量征收强制性税费。然而该政策遭到新不伦瑞克、安大略、曼尼托巴和萨斯喀彻温等保守党执政省份的强烈反对，四省甚至提起违宪诉讼，质疑其征税权合法性。尽管配套退税机制已经落地，但碳税政策仍引发民众普遍不满，加拿大多个城市出现模仿法国“黄马甲运动”的抗议示威游行。

三是特鲁多未能解决长期存在的住房价格上涨等涉及民生的问题。住房问题在加拿大已持续数年，移民涌入而各地住房供应却受制于各种因素增长非常缓慢，导致住房价格持续上涨。一些外国资本借机进入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投资营利，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引起民众的不满。2021 年选举期间，特鲁多政府曾试图“放大招”，宣布如果继续执政，将在未来四年建造 140 万套新住房，以帮助解决住房负担问题。自由党的住房计划还包括暂时禁止外国人购买房子，为期 2 年。然而，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的数据，平均房价从 2021 年 1 月的 60 万加元，涨至 2022 年 2 月 83.7 万加元的历史新高。^[1]

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加拿大经济疲态渐显：就业增长乏力，失业率不断攀升，截至 2024 年 6 月已升至 6.4%，失业人数达 140 万^[2]；尽管通胀率于同年 8 月回落至央行目标区间，但食品等基本消费品价格却依然高企，民生压力未见缓解。^[3]

[1] “National Statistics”，CERA, October 16, 2025, <https://stats.crea.ca/en-CA/>.

[2] “Labour Force Survey, June 2024,” Statistics Canada, July 5, 2024,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40705/dq240705a-eng.htm>.

[3] “Consumer Price Index, August 2024,” Statistics Canada, September 17, 2024,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40917/dq240917a-eng.htm>.

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多重压力，特鲁多政府的执政基础日趋瓦解。在野党批评政府严重脱离民生现实，既未有效抑制房价，亦未能提升民众收入，特鲁多的支持率持续下滑。纳诺斯研究公司（Nanos Research）在 2025 年 1 月 3 日即特鲁多宣布辞职前三天的民调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已跌至 22.5%，远低于保守党的 45.2%。^[1]与此同时，党内不满情绪日益公开且不断蔓延。自 2024 年 7 月以来，已有 9 名部长宣布辞职或不再寻求连任，涉及财政、住房、就业等多个部门负责人。尽管特鲁多于 12 月 20 日完成内阁改组，任命 8 名新部长并调整 4 名部长的职务，暂时稳定了联邦政府的运转，但仍未能平息党内质疑。在大西洋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等自由党的票仓，大批自由党议员公开要求特鲁多辞职；一些自由党议员集中的地区甚至召开地方党团会议讨论其去留。而作为自由党重要盟友的新民主党，也于 2024 年 9 月 4 日宣布终止与自由党的“信任和供给协议”（Confidence and Supply Agreement）。新民主党依据该协议在议会信任投票中支持自由党，确保自由党少数政府能够继续执政。12 月 20 日，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Jagmeet Singh）进一步表态，将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下议院结束冬季休会后，提出对自由党政府的不信任动议。^[2]一时间，“为党的利益换帅”的呼声在自由党内不断高涨，特鲁多政府陷入空前孤立的局面。

（二）外交战略失衡招致反噬

在对外战略上，特鲁多逐渐偏离曾两度担任过加拿大总理的其父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E. Trudeau）所倡导的“第三种选择”理念^[3]，呈现出

[1] “Nanos Weekly Tracking, ending January 3, 2025,” The Nanos Research, January 7, 2025, <https://nanos.co/wp-content/uploads/2025/01/Political-Package-2025-01-03-FOR-RELEASE-FINAL.pdf>.

[2] “Key Ally Abandons Trudeau in Fresh Blow to His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2/20/world/canada/trudeau-liberal-party-jagmeet-singh.html>.

[3] 在 1967 年自由党政策会议上，皮埃尔·特鲁多首次提出“第三种选择”理念，主张“加拿大必须突破对美国和欧洲的传统战略依附，通过在太平洋地区及第三世界开辟新的合作路径，构建非阵营化的多元外交格局”。之后，特鲁多以总理身份领衔编纂了《加拿大人的外交政策》白皮书，提出“在不损及加美关系前提下，加拿大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维和政策，充分发挥加拿大在东西方之间独特的影响和作用”。参见“Third Option,”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February 7, 2006, <https://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third-option>.

明显向美国倾斜的战略依附。其外交举措在多方面与美国高度协同，不仅在华为孟晚舟事件中应美方要求采取司法干预，亦在乌克兰危机中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一系列“随美起舞”的外交操作，导致加拿大与中、俄等主要大国关系普遍紧张，不仅严重压缩其外交回旋空间，也使其失去作为中等强国应有的战略自主性与调解人角色。最终，加拿大不仅未能获得预期的安全保障，反而深陷大国对抗的前沿，并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中加两国素无根本利害冲突，双边关系曾长期领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进程。白求恩大夫的感人故事作为友谊象征，在两国人民间代代相传。然而在特鲁多任内，中加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对立、从热络到冰冷的转折。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特鲁多对其父政治遗产的背离。上世纪70年代，皮埃尔·特鲁多担任总理期间，不仅推动中加正式建交，更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为两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得益于父辈耕耘，特鲁多执政初期中加关系发展顺畅，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合作持续推进。然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优先事项，宣布对华“接触”政策终结，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面对美国战略转向和施压，特鲁多政府的政策方向发生明显转变，在对华关系上逐步倒向美国战略。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应美方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导致中加关系急转直下。尽管中方多次严正抗议，特鲁多政府仍以“司法独立”为借口，坚持配合美方行动。正如中国外交部所指出的，加方在此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帮凶角色。^[1]即便在孟晚舟回国后，特鲁多政府仍未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取向，在经贸、科技等各涉华议题上亦步亦趋：从无端指责中国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2]；从无理

[1] 《外交部：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中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新华网，2020年6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6/15/c_1126117923.htm。

[2] 2024年8月26日，加拿大政府不顾中方一再反对和严正交涉，一意孤行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并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参见“Canada to impose 100% tariff on Chinese EVs, including Teslas,” Reuters, August 27,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trudeau-says-canada-impose-100-tariff-chinese-evs-2024-08-26/>。

驱逐中国外交官，到在涉台、涉疆等问题上随美起舞。加拿大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挑衅行径不仅损害了中加传统友谊，更直接影响到双方合作的信心，中方亦对加方采取有效反制措施。加拿大农产品、能源等产品对华出口严重受阻，相关行业遭受重创，企业和民众承受巨大经济损失。根据加拿大油菜籽委员会的统计，仅在2019年3月至2020年8月期间，孟晚舟事件就导致该行业因销售减少和价格下跌而损失了15.4亿至23.5亿加元。^[1]最终，这种背离国家利益、盲目追随他国的外交政策，引发加拿大国内强烈不满，成为特鲁多政府支持率骤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拿大外交的失衡不仅体现在对华关系上，其参与全球治理与调和国际争端的能力也显著衰退。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相继退出多个国际协议与组织，这一系列“退群”行为及其对多边主义的公开质疑，使长期将国际制度视为国家利益的加拿大面临严峻挑战。然而，特鲁多政府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反而一味迎合美国，这不仅削弱其对外合作能力，更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国际信誉与影响力。在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11国决定举行会议再次签署协议以期挽救此协定。身为TPP成员的加拿大，却因顾忌美国态度而临时变卦，既不签约也不出席会议，此举引发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加拿大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存在感也在持续下降。自2000年结束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后，加拿大一直未能再次当选。尽管特鲁多2015年在首次担任总理时就曾承诺将带领加拿大“重回世界舞台”，但在2020年6月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竞选中，加拿大再度折戟。根据安理会的轮换规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选出。加拿大“入安”的屡屡受挫，折射出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可信度的质疑。此外，加拿大在国际争端调解中的传统角色亦显著弱化。以乌克兰问题为例，特鲁多政府在2016—2019年间曾拨款740万加元，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一道推动谈判、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推动

[1] 参见《渥太华：中国已解除对加拿大油菜籽的3年禁令》，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2022年5月19日，<https://ici.radio-canada.ca/rci/zh-hans/>。

对话与合作等斡旋活动；与此同时，又启动“统一行动”，向乌克兰派遣军方人员为乌方提供培训，每半年轮换一次。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加俄矛盾，也彻底破坏了加拿大作为中立调停者的公信力，导致其外交空间进一步收窄。^[1]

（三）外部冲击加速政治危机

在反对党和执政党内部双重压力下，特朗普再度当选和就任美国总统后施加的经贸与政治压力，成为加剧加拿大国内政治动荡的关键外部诱因。

2024年11月25日，尚处于候任期的特朗普公开宣称将在就任总统首日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所有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2]，并多次以“加拿大州州长”称呼特鲁多。尽管该关税威胁尚未转化为行政命令，但这一言论已对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加拿大构成实质性压力。根据加拿大商会的数​​据，美加每日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额达36亿加元，加拿大约75.9%的出口流向美国，这一经贸关系支撑着该国230万人的就业。分析显示，若关税真正实施，将对加拿大经济发展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冲击——导致加方GDP将萎缩2.6%，即每个家庭每年平均损失1900加元。^[3]

此外，特朗普团队将芬太尼问题与边境管控、贸易政策相捆绑，持续对特鲁多政府施压。美方指责加拿大放任芬太尼流入美国，并以此为借口威胁加征关税。然而，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局的数据显示该指责严重失实：在所有缉获的芬太尼中，仅有约0.2%来自美加边境，其余绝大部分系经墨西哥边境流入。尽管加方已于2024年12月承诺投入13亿加元（约合9亿美元）

[1] 张笑一：《加拿大“中等强国外交”的困境及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2期，第39页。

[2] “Trump vows 25% tariffs on Mexico and Canada and deeper tariffs on China,” the Guardian, November 2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nov/25/trump-mexico-canada-tariffs-border>.

[3] “The Cost of Canada-U.S. Trade Disruption on Full Display with New Trade Tracker,” Cana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January 14, 2025, <https://chamber.ca/news/the-cost-of-canada-u-s-trade-disruption-on-full-display-with-new-trade-tracker/>.

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并严格管控芬太尼流通^[1]，但美方仍借题发挥，将公共卫生问题工具化、政治化，不断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态势。

面对美方步步紧逼，特鲁多政府反应迟缓且策略失当，暴露出其应对非对称外交压力的脆弱性。特鲁多两次亲赴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谈，不仅未能缓解关税威胁或纠正在芬太尼问题上的不实指控，反而屡遭公开奚落。2024年12月1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很高兴与伟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长特鲁多共进晚餐”。随即有消息人士证实，特朗普在席间曾表示，如果加拿大无法应对美国加征关税，或可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建议特鲁多担任美国第51个州的州长。此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点名”特鲁多，宣称加拿大如果并入美国，“税收将减少60%以上，企业规模将立即增加一倍”，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受到像他们一样的军事保护”。

特朗普宣扬“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虽属口头威胁，却极具象征破坏力，严重挫伤加拿大民众的国家尊严感，并引发对政府维护主权能力的强烈质疑。美国媒体将特鲁多的外交努力评价为“灾难性事故”，国内舆论亦批评其“软弱无能”，进一步侵蚀其执政威信。特鲁多的亲密盟友、时任内阁二号人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因在应对美国关税威胁问题上与其存在严重分歧而割席请辞，导致执政党内部矛盾公开化。自由党内多名议员及地方组织公开呼吁特鲁多为党的生存利益辞职，在野的保守党则借机猛攻，指责政府“严重脱离民众实际需求”。总之，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虽未立即落地，但其造成的心理震慑和政策不确定性，已足以动摇投资者信心、激化社会不满，成为压垮特鲁多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危机叙事引发“聚旗效应”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加拿大的高压姿态激起了加民众对国家主权和

[1] 芬太尼贸易通常是双向进行的：2024年前10个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报告查获了10.8磅（4.9公斤）从美国入境的芬太尼，而美国边境巡逻队截获了32.1磅（14.6公斤）来自加拿大的芬太尼。参见《芬太尼是如何进入美国的？》，BBC事实核查网站，2025年2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de95d2j9dxo/simp>。

经济安全的普遍担忧，其所引发的“聚旗效应”，亦成为卡尼领导自由党实现支持率逆袭的关键推动力。纳诺斯研究公司民调数据显示，自由党支持率从2025年1月的22.5%大幅上升至2025年3月的34.1%，反映出外部压力下民意向执政党集中的趋势。^[1]

卡尼敏锐地把握这一政治机遇，将经济治理能力与主权维护紧密结合，塑造出兼具抗争决心与专业可信度的领导人形象。一方面，他展现出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姿态。3月9日，卡尼当选自由党领袖后表示，“美国觊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水、我们的土地，甚至我们的国家。一旦得逞，将摧毁我们的生活”。^[2]4月23日，卡尼宣布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第45届联邦众议院选举后发表讲话，称“美国想控制加拿大，而加拿大人不会让美国得逞”。^[3]另一方面，他突出自身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以及2013—2020年担任英国央行行长（成为英国央行自1694年建立以来首位担任此职的非英籍人士）的跨国金融治理经验，强化其作为危机应对专家的可信度。总之，卡尼团队通过有效设置主权与安全议题，成功将选举焦点从国内经济困难转向应对外部威胁。这一战略调整精准契合了选民在特朗普压力下对强势领导力的期待，成为推动自由党支持率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并最终赢得选举的关键因素。

曾被视为“加拿大特朗普”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首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则陷入战略困境。其此前推崇的“特朗普式政治风格”在危机叙事下沦为致命弱点，民众担忧他可能在对外关系中作出过多妥协。尽管波利耶夫在2025年2月公开表示“将付出一切代价来保护

[1] “Nanos Weekly Tracking, ending January 3, 2025,” The Nanos Research, January 7, 2025, <https://nanos.co/wp-content/uploads/2025/01/Political-Package-2025-01-03-FOR-RELEASE-FINAL.pdf>; “Nanos Weekly Tracking, ending March 21, 2025,” The Nanos Research, March 25, 2025, <https://nanos.co/wp-content/uploads/2025/03/Political-Package-2025-03-21-FOR-RELEASE.pdf>.

[2] “The ‘anti-Trump’ numbers man who may force the UK to take a side,” BBC, March 10,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80y3m249z3o>.

[3] 《加拿大总理：特朗普想毁了我们 不会让他得逞》，环球网，2025年3月24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LzUcXYVTaH>。

加拿大的主权和独立”^[1]，但未能有效扭转舆论对其执政倾向的质疑。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于2025年2月签署行政命令，对全球所有出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统一加征25%关税，此举虽属无差别措施，却重创了最大供应国加拿大。^[2]2023年，加拿大90%的钢铝出口销往美国。2024年，加拿大占美国钢铁进口的23%，铝进口的近60%。^[3]随后，美国又以加拿大对美国北部三州加征所谓电力“关税”为由，威胁将针对加拿大的关税升至50%，虽暂缓执行，却持续施压。作为回应，加拿大于4月对美国汽车加征对等关税，成为卡尼政府上任后首次实质性反制，意图展现强硬立场。然而，美方并未止步，5月底特朗普再次宣布将全球钢铝关税全面提高至50%，导致加拿大对美钢铁出口大幅下降30%。^[4]

此番博弈表明，尽管卡尼政府力图展现自主决心，但其政策空间始终受限于美国“新门罗主义”的战略框架及加拿大长期对美依赖现实共同构成的刚性约束，加拿大对美的结构性依附正步入一个积重难返的系统性困境。2025年10月，特朗普针对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则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谈及关税伤害美国利益内容的广告骤然发难，宣布终止与加方的贸易谈判。尽管安大略省省长办公室澄清，并未对里根讲话断章取义，更在总理卡尼介入后决定暂停播放该广告^[5]，但特朗普仍不依不饶，宣

[1] “Poilievre repudiates Trump’s 51st state threats, pitches new policies at ‘Canada First’ rally,”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ebruary 15, 2025,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poilievre-canada-first-rally-1.7459415>.

[2] 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铝供应国，分别占其进口量的22.5%和53.3%。参见“Higher U.S.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Take Effec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04/business/economy/trump-tariffs-steel-aluminum.html>.

[3] “Canada Most Affected by Trump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Statista, February 2025,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33908/main-sources-of-us-steel-and-aluminum-imports/?srsltid=AfmBOooh3rY8-9tGjbgNhCTAbFhXKqXYumlaCxDIcFaN3JppmJZdJpH1>.

[4] 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会统计，自2025年2月以来加对美钢铁运输量已下降30%。参见“Higher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Imports Go Into Effec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6/04/business/economy/trump-tariffs-steel-aluminum.html>.

[5] 参见《特朗普突然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2025年10月24日，<https://ici.radio-canada.ca/rci/zh-hans/>。

布对加拿大加征 10% 的关税。^[1]

二、美国西半球战略重塑下的美加关系走向

2025 年初，特朗普提名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Michael Waltz）提出“门罗主义 2.0”，标志着美国重大战略转向，有意重塑其西半球霸权。^[2]与 19 世纪“门罗主义”定义的“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不同，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着眼于掌控力和进攻性。特朗普对西半球的定位不再是“美国需要保护的周边地区”，而是“美国主导的疆域”。^[3]美国试图将整个西半球重塑为服务其大国竞争的战略后方与安全屏障，意图削弱中国等大国的影响力。特朗普更多次公开提出要“夺取”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凸显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力没有边界且不受限制。

“新门罗主义”的推进，无疑为美加关系设定了明确的天花板：加拿大难以摆脱对美依附，其任何寻求战略自主的尝试，都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势反制和制度性约束。一方面，“新门罗主义”所内嵌的领土扩张倾向，对加拿大的主权完整与国家认同构成直接挑战。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屡次提及的“加拿大失去美国将不复存在”、“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 51 个州”，绝非偶然失言或临时起意^[4]，而是其等级式地缘政治观的真实流露，即认为

[1] “Trump raises tariffs on Canada by 10% in retaliation for anti-tariff TV ad,” *the Guardian*, October 25,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oct/25/trump-tariffs-canada-ronald-reagan>.

[2] Tim Hains,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ike Waltz on Greenland, Panama Canal: ‘Call It Monroe Doctrine 2.0’,” *Real Clear Politics*, January 9, 2025,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25/01/09/trump_national_security_advisor_mike_waltz_on_greenland_panama_canal_call_it_monroe_doctrine_20.html.

[3] “The Theory Behind Trump’s Gunboat Diplomacy,” *Politico*, October 25,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5/10/25/trump-venezuela-monroe-doctrine-00618322>.

[4] 2025 年 2 月，一名加拿大高级政府官员透露，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告诉参加美国—加拿大经济峰会的高管们，他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真正地希望吞并加拿大这个北部邻国，因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参见 “Trudeau says Trump is serious about wanting to annex Canada,” *The Guardian*,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feb/07/trudeau-trump-canada-annex>。

加拿大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已然形成对美国的深度结构性依赖，其所产生的“政治引力”最终将自然导向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从而为美实施战略控制提供逻辑依据。^[1]另一方面，特朗普及美国右翼势力重新鼓吹“天命命运”论，宣称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天然覆盖整个西半球，并以此为由强调其有权主导区域资源分配、贸易通道与关键基础设施。^[2]在“新门罗主义”的战略叙事下，加拿大作为北美近邻与资源大国，不再被视作平等合作的伙伴，而是被设定为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美方通过多维度施压，包括要求加拿大国防开支达到海牙北约峰会所设定的占 GDP 5% 的目标，贸易规则与安全政策上进一步与美对齐，持续强化对加战略捆绑。此举表明，美国将加拿大视为构建“安全堡垒”和“产业链后院”不可或缺的一环，致使加方政策自主性遭到系统性压缩，其国家发展路径日益嵌入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格局之中。

（一）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同：加拿大融入美国“友岸外包”的进程

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构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环节。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 2025 年重返白宫，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部署呈现明显的延续性与强化趋势。这一战略演进不仅重塑了北美地区的资源格局，更使加拿大陷入地缘博弈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权衡。

1. 美国关键矿产战略的演进与深化

关键矿产是国防、新兴产业和能源转型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关键矿产与国家安全关联在一起的国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美国就制定了《战略和关键材料储备法》(Strategic and Critical Materials Stock Piling Act of 1939)，建立了关键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制度。^[3]美国对关

[1] 参见 Ivo Ganchev, “Trump’s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ic Repositioning in a Multipolar World,” Center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March 24, 2025, <http://regionalintegration.org/trumps-new-foreign-policy-strategic-repositioning-in-a-multipolar-world/>。

[2] 《把世界当作丛林’——起底美国“掠夺性外交”》，新华网，2025 年 6 月 2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50602/b57eb4e7f55a4216bcd1d5d74b36f529/c.html>。

[3] 程萍：《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同盟构建战略研究——基于“友岸外包”视角》，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 年第 7 期，第 38-39 页。

键矿产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是其重要转折点。在此期间，美国政府不仅关注矿产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将供应链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高度。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第13817号行政命令《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明确提出要减少对国外矿产资源的依赖。这一政策导向在2019年6月美国内政部发布的同名战略报告中得到进一步明确，该战略提出要促进国内生产、扩大国际合作和开发替代材料等多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关键矿产的重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经济范畴，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多次表示，要建立“更为安全和多元化的矿产供应链”，从而减少对中国主导的矿产市场的依赖，甚至欲打造关键矿产领域的“北约”。

拜登政府则延续并深化了这一战略。2021年2月，拜登签署第14017号行政令，要求对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审查报告强调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存在“严重脆弱性”，建议通过加强与盟国合作、投资替代技术和完善回收体系等措施提升供应链韧性。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关键矿产清单》从2018年确定的35种大幅扩大到50种，这不仅凸显了美国对更多矿产品种的战略需求，也反映了其应对供应链风险的紧迫感。2022年6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José W. Fernández）在加拿大多伦多宣布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正式纳入其联盟体系。2023年3月拜登访问加拿大时，美加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将向加拿大关键矿产行业提供资金，以建立“强大、有弹性的北美关键矿产供应链”。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迅速推进本国关键矿产生产和国际合作。针对中国完善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扬言打响“稀土争夺战”。^[1]特朗普接连签署行政令，于2025年2月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National Energy Dominance Council），旨在制定实现美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建议，并全面参与联邦政府能源许可、生产、分配、监管和运输等各个环节工作。此后很

[1]《特朗普打响与中国的稀土争夺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25年10月23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251023/china-trump-rare-earths/>。

快有消息称，美国纽蒙特矿业公司前高管戴维·科普利（David Copley）被任命负责监督美国国家能源委员会的矿业事务，其重要职责是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1]2025年3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援引1950年代的《国防生产法》（DPA），以提供融资、贷款和其他投资支持，推动国内一系列关键矿产生产。行政令允许动用美国《国防生产法》，为提升国内关键矿产产能提供资金、贷款和其他投资支持，并要求联邦机构列出清单，梳理能迅速获批的美国矿山，以及能用于矿产处理的联邦土地、包括国防部管辖下的土地。^[2]2025年4月签署的行政令则意在启动在美国和国际水域的采矿活动，保持美国“在深海科技和海底矿产资源领域的领导地位”。^[3]国际合作方面，美国接连与乌克兰、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签署涉及关键矿产的协议。显然，美国对关键矿产的战略重视已超越党派更迭，成为国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2. 加拿大关键矿产的战略价值与地位

在全球关键矿产格局的重构中，加拿大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2021年3月，加拿大政府公布首批31种关键矿产资源清单^[4]；2024年6月又新增高纯度铁、磷和金属硅^[5]，展现出其矿产资源的多样性与战略纵深。这些矿产不仅是低碳经济转型的基石，更是数字技术革命和国防工业发展的命脉，使加拿大成为西方世界少数具备完整关键矿产体系的国家。具体

[1]《美国加力本土能源资源开发》，载《中国能源报》2025年3月31日，http://paper.people.com.cn/zgnyb/pc/content/202503/31/content_30066265.html。

[2]《特朗普签署提高美国关键矿产产能行政令》，新华网，2025年3月21日，<http://www.news.cn/world/20250321/2587bbc83f684297a03339bc71462c73/c.html>。

[3]The White House, “Unleashing America’s Offshore Critical Minerals and Resources,” April 2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unleashing-americas-offshore-critical-minerals-and-resources/>。

[4]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 Announces Critical Minerals List,” March 11, 2021, <https://www.canada.ca/en/natural-resources-canada/news/2021/03/canada-announces-critical-minerals-list.html>。

[5] Government of Canada, “Government of Canada Releases Updated Critical Minerals List,” June 10, 2024, <https://www.canada.ca/en/natural-resources-canada/news/2024/06/government-of-canada-releases-updated-critical-minerals-list.html>。

而言,加拿大拥有西方世界最丰富的电池矿产组合(钴、石墨、锂、镍),这些矿产构成了电动汽车和储能产业的核心命脉。同时,加拿大作为全球第二大铌生产国,其铌产品对航空航天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作为第四大钢生产国,其钢资源是半导体和先进汽车制造的关键材料;作为主要金属硅生产国,其产品支撑着从芯片到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制造体系。这种全方位的资源禀赋,使加拿大成为北美地区关键矿产供应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2022年发布的报告《美国关键矿物依赖关系中的加拿大》显示,加拿大是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在美国进口依赖度超过50%的50种非燃料矿产中,有23种主要从加拿大进口,这一数据仅次于中国的24种。^[1]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仅体现了加拿大资源的战略价值,更凸显了其在北美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正是这种结构性依赖,使得加拿大成为美国构建“友岸外包”体系的关键支点,同时也决定了加拿大在美中战略竞争中的特殊地位。

3. 美国加大对加拿大矿产体系的整合力度

美国通过多层次、机制化的策略,持续推进双边供应链的战略协同。在双边层面,美国于2020年1月启动《美加关键矿产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建立涵盖政策协调、信息共享与投资促进的全方位机制。该计划明确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锚定为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体现出美国在战略层面系统性整合加拿大资源体系的意图。

在多边机制层面,美国于2022年6月推动建立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将关键矿产合作从北美扩展至全球性盟友网络。该机制在美国主导下初始涵盖10个国家,公开宣称其宗旨为“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保障清洁能源及关键技术的矿物供应”。通过制定共同标准、推广最佳实践与协调跨国投资,美国借此构建具有明显排他性的供应链体系,旨在系统性地降低对中

[1]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2024,” January 31, 2024, <https://www.usgs.gov/publications/mineral-commodity-summaries-2024>.

国矿产资源的依赖。

在资金层面，美国通过多种渠道部署对加拿大关键矿产领域的战略投入。2022 年，拜登政府依据《国防生产法案》，向美加企业提供 2.5 亿美元资金，用于强化北美地区电动汽车电池矿产的开采与加工产能。2024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共同宣布向财富矿业公司（Fortune Minerals Ltd.）和洛米科金属公司（Lomiko Metals Inc.）注资^[1]，标志着美国首次通过联合直接投资方式强化对加拿大战略性矿产企业的控制。2025 年 10 月，美国能源部收购了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 Lithium Americas 公司 5% 的股份。该矿业公司正与美国通用汽车合作在内华达州开发美国最大的锂矿床之一—萨克帕斯锂矿。^[2] 同月，白宫宣布收购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Trilogy Metals 公司 10% 的股份。该矿产勘探公司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拥有矿产权益。^[3] 未来，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持续落地，加拿大矿产出口将日益定向输美，这一趋势将推动加方更深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友岸外包”体系。通过这一进程，美国有望实现其对北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与战略主导。

（二）安全政策的捆绑：以北极与 AUKUS 等议题牵引加拿大加大国防投入

美国通过安全议题的议程设置和战略牵引，持续将加拿大纳入其主导的防务体系，进一步强化对加安全政策的捆绑。这一进程在北极安全合作

[1] 财富矿业公司主要在加拿大西北地区从事铋和钴的开采，将从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获得 750 万加元和 640 万美元的资金；洛米科金属公司则专注于魁北克省的石墨开采，将从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获得 490 万加元和 840 万美元的资金。参见“Canada and U.S. make co-investment in Fortune Minerals N.W.T. project,” CBS, May 16, 2024,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orth/canada-and-u-s-make-co-investment-in-critical-minerals-including-fortune-minerals-in-n-w-t-1.7206529>。

[2] “US government takes 5% stakes in Lithium Americas and joint venture with GM,” Reuters, October 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us-government-take-5-stake-lithium-americas-joint-venture-with-general-motors-2025-09-30/>。

[3] “Trilogy Metals Announces Strategic Investment by US Federal Government,” Trilogy Metals, October 6, 2025, <https://trilogymetals.com/news-and-media/news/trilogy-metals-announces-strategic-investment-by-us-federal-government/>。

与 AUKUS 框架参与两个维度表现得尤为突出，反映出加拿大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被动整合态势。

在北极安全层面，加拿大面临美国要求提升防务投入与区域存在的双重压力。2014 年北约威尔士峰会确立了成员国国防开支需占 GDP 2% 的目标，然而此后多年多数国家未能达标。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便多次以单边施压方式要求盟国追加军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加拿大及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国防支出虽整体增长 18%，仍未能满足美国预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候任期间强行将北约成员国防务开支标准提升至 GDP 的 5%，并明确将其作为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前提条件。面对美方步步紧逼，加方仍坚持将 2032 年作为实现 2% 防务开支目标的最后期限，凸显出双方在战略投入与安全成本分担问题上的深刻分歧。2025 年 3 月，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已厌倦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甚至暗示“如果加拿大成为美国第 51 个州，美国会为其安全负责”。

为应对美方压力，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于 2025 年 3 月 6 日宣布投资 26.7 亿加元（约合 18.6 亿美元）加强北极支持中心建设，覆盖西北地区的伊努维克、耶洛奈夫及努纳武特的伊魁特基地。^[1]这一举措虽在形式上彰显了加拿大对北极主权的重视，实则是对美国要求提升防务开支的战略性的屈从。作为北极地理大国，加拿大北纬 60 度以北的广阔地域不仅是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更是其战略安全的关键屏障。^[2]然而，面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在北极军事存在的持续强化，以及美国借北美空天防御司令部（NORAD，又称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之名不断施加的战略压力，加拿大的选择空间被急剧压缩。NORAD 作为美加军事同盟最实质性的体现和加拿大安全依赖美国的制度性象征，其升级进程完全由美国主导。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还通

[1] “Canada names YK, Inuvik, Iqaluit as new northern military hubs,” Cabin Radio, March 11, 2025, <https://cabinradio.ca/226404/news/politics/canada-increasing-spending-ten-fold-on-new-northern-military-hubs/>.

[2] 按北极圈内拥有领土的面积排序，加拿大位居第二，面积达 436 万平方千米，约占其陆地总面积的 44%、海岸线总长的 75%，仅次于俄罗斯。

过将“金穹”导弹防御网等计划嵌入 NORAD 框架，系统性将北极空域防御体系纳入其全球反导布局，迫使加拿大在主权诉求与联盟义务之间做出战略妥协。2025 年 5 月，卡尼政府表示正就“金穹”计划与美方进行高级别会谈，表明加拿大已事实上将北极防务主导权让渡于美国。^[1]

在 AUKUS 框架层面，加拿大遭遇联盟政治中的边缘化困境与后续的身份焦虑。2021 年 9 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加拿大作为“五眼联盟”成员却被排除在外，且事前未获任何通报，此事在加拿大国内引发强烈震动。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奥图尔（Erin O’Toole）借此抨击自由党政府，称“AUKUS 的成立证明加拿大没有受到盟友的认真对待”。^[2]为挽回战略地位，加拿大时任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于 2023 年 5 月表示，“加拿大非常有兴趣与最亲密盟友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领域加强合作”。2024 年 9 月，AUKUS 成立三周年之际，美英澳三国宣布正与加拿大等国磋商建立 AUKUS 第二支柱，涵盖量子技术、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关键领域。特朗普再次上台后虽决定重新审查 AUKUS 协议，但也表示“正全速推进”。^[3]加拿大寻求加入 AUKUS 第二支柱，既反映其避免被排除在核心安全圈之外的战略焦虑，也体现其被迫适应美国主导的技术安全架构的现实困境。

美国对加拿大安全政策的捆绑不仅体现在防务开支与同盟体系建设层面，更深入至军事行动与战略协调领域。2021 年 10 月，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与加拿大“温尼伯”号护卫舰联合过航台湾海峡。这是美军近年来首次联合他国舰艇穿越台海。截至 2025 年 9 月，加拿大自 2022 年 11 月发布所谓“印太战略”以来已 7 次派遣军舰

[1] “Carney says Canada in talks to join Trump’s Golden Dome defence system,” BBC, May 22,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y4ee9jmk17o>.

[2] 《AUKUS 撇开加拿大 或挫特鲁多选情》，大公网，2021 年 9 月 19 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11/2021/0919/633738.html>。

[3] “Trump backs US nuclear submarine deal for Australia,” Defense News, October 22, 2025, <https://www.defensenews.com/naval/2025/10/21/trump-backs-us-nuclear-submarine-deal-for-australia/>.

过航台海。^[1]在2024年11月中国公布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后,2025年1月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即与美国驱逐舰“希金斯号”在南海实施联合演练,期间靠近黄岩岛。这些行动表明加拿大正通过实质性军事配合,呼应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在安全政策上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加拿大在安全领域的被动整合,本质上是其在美国战略压力下寻求安全保障与政策空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加大北极投入和寻求参与AUKUS有助于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这种整合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加拿大的战略自主性,使其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这种安全政策的捆绑关系,不仅重塑了美加安全合作的动态平衡,也对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立场和行动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三、美加战略捆绑对中国利益的冲击

加拿大政局更迭并未改变中加关系的基本格局,然而美国对加战略捆绑的持续深化,正从结构上制约中加两国经贸与战略互信的拓展。2025年正值中国与加拿大建交55周年,加方虽释放出重视双边经贸合作的信号,但其对美结构性依赖严重限制了对华政策的独立空间,使中加关系难以摆脱美国“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美加关系日趋紧密,不仅体现在政策与安全协同的加强,更在关键矿产、贸易规则及区域安全等层面,对中加务实合作形成系统性牵制。

(一) 中加矿产合作难逃“泛安全化”的挑战与操弄

美国将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议题,着力推动所谓“去风险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在对华矿产合作中日趋审慎,不断强化投资审查与舆论炒作。然而事实上,中加两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源于长期市场积累与产业互补,是企业自主决策和市场导向共同作用下

[1] 参见“Canadian Frigate HMCS Ottawa Transits Taiwan Strait,” USNI News, February 17, 2025, <https://news.usni.org/2025/02/17/candian-frigate-hmcs-ottawa-transits-taiwan-strait>;《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加、澳军舰过台湾海峡发表谈话》,新华网,2025年9月6日, <http://www.xinhuanet.com/tw/20250906/97b73ced87de416096848c99939d43bb/c.html> 等。

的共赢成果。中国企业对加拿大矿产领域的投资，是基于商业逻辑与国际分工的自然延伸，不仅为加方资源开发注入资金与技术，也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来源，形成了持续互利的合作模式。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杰克·马高（Jack Mageau）2023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2022年间，中国企业对加拿大金属和矿产行业累计投资达322笔，总额超过216亿加元；中国国企在加拿大多家大型矿企持有重要股权，且均为最大单一股东，其中包括全球第三大锌生产企业泰克资源（持股10.3%）、加拿大铜矿公司第一量子矿业（持股18.3%）和艾芬豪矿业（持股26%）等；此外，共有27家加拿大矿业公司的主要股东与中国有关联。^[1]当前中方在加矿产企业持有的股权与投资规模，正是这一良性互动的客观体现与市场选择的结果。

然而，在美国意图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强化对华竞争的背景下，加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持续推进“泛安全化”操弄。2022年11月，时任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援引《加拿大投资法》，强制中矿资源、盛泽锂业及藏格矿业三家中国企业从加方矿产项目撤资，并宣称“当投资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在国内外的关键矿物供应链时，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2]尽管加拿大时任自然资源部部长乔纳森·威尔金森（Jonathan Wilkinson）在2023年3月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不强制中方减持股份”，甚至称可能维持对华矿产贸易，但其仍延续美方惯用论调，强调对中国通过长期购买协议“控制”加矿产企业的担忧。^[3]

政策反复与审查趋严使得中加矿产合作的不确定性加剧。2023年7月，总部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在多伦多创业板上市的SRG矿业公司宣布

[1] 参见《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中国困境》，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23年11月7日，<https://www.rfi.fr/cn/>。

[2] 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被要求从加拿大动力金属公司撤资，盛泽锂业国际有限公司被要求从智利锂业撤资（后者总部位于加拿大卡尔加里），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被要求从加拿大超锂公司撤资。参见《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3家中企撤资，中国外交部回应！》，环球网，2022年11月4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AKKdDUXza>。

[3] “Exclusive: Canada will not force Chinese state investors to divest stakes in Teck, First Quantum,” Reuters, March 9, 2023,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canada-will-not-retrospectively-target-chinese-investments-canadian-mining-2023-03-08/>.

拟将 19.4% 的股份出售给中国碳一新能源集团，交易价值 1690 万加元，旨在借助中方资金开发其在几内亚的石墨项目。为规避加拿大国内日趋严格的安全审查，SRG 甚至计划将总部迁至境外，以绕开《加拿大投资法》的限制。尽管该交易清晰反映出加拿大企业对中国资本的刚性需求，且一批本土公司有意效仿，但在加国内多方阻挠下，SRG 最终于 2024 年 3 月被迫终止与碳一集团的合作。^[1] SRG 项目的失败再次表明，加拿大对华矿产合作正持续受到安全化叙事与审查机制的系统性制约，市场导向的共赢合作空间被政治因素严重挤压。

（二）中加经贸谈判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中加经贸关系持续承压，陷入以关税为焦点的争端周期。特鲁多执政时期，加拿大追随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自 2024 年 10 月起相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 100% 关税、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加征 25% 关税。卡尼政府延续上述措施，并在与特朗普政府就钢铝关税谈判期间大打“中国牌”，附和美方论调称“强化北美在这些行业的供应链，对于抗衡中国具有关键意义”。作为回应，中方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起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菜籽油、豌豆等农产品加征 100% 关税，对原产于加拿大的水产品及猪肉加征 25% 关税，形成新一轮贸易对抗。^[2]

尽管如此，加拿大国内缓解对华贸易紧张的呼声不断增强，为双边谈判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美国盟友大多并未做好对华“脱钩”的准备，其经济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中国长期位居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更是其油菜籽等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2024 年，加拿大对华油菜籽出口总量达 590 万吨，占总出口量的 67%，价值约 40 亿加元。^[3] 值得注意的是，

[1] “SRG Mining scraps \$12.5m deal with China’s C-ONE as Canada tightens scrutiny,” Mining.com, March 5, 2024, <https://www.mining.com/web/srg-mining-scraps-12-5m-deal-with-chinas-c-one-as-canada-tightens-scrutiny/>.

[2] 《我国自 3 月 20 日起对原产于加拿大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新华网，2025 年 3 月 8 日，<http://www.news.cn/fortune/20250308/f7283d93059148f6ab848591a203507a/c.html>。

[3] 参见《曼尼托巴省省长呼吁取消对中国的关税》，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2025 年 10 月 13 日，<https://ici.radio-canada.ca/rci/zh-hans/>。

加拿大西部农业省份多次呼吁政府取消对华电动汽车关税，以换取农产品对华出口的关税优惠。与此同时，加拿大民众对电动汽车关税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纳诺斯研究公司 2025 年 10 月的民调显示，支持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比例已从 2024 年的 43% 降至 22%。^[1]这一趋势为卡尼政府通过调整电动汽车关税政策以换取中方对水产品 and 农产品关税的让步提供了可能。

与此同时，中加高层互动趋于频繁，为关税谈判营造氛围。2025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与卡尼通话；9 月，两国总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见。7 月，两国外长于吉隆坡会晤。8 月，第 28 届中国—加拿大经贸联委会在渥太华重启，双方就改善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处理彼此经贸关切、推进务实经贸合作进行了交流。10 月，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访华，双方同意就包括油菜籽、海鲜、肉类和电动汽车在内的敏感贸易议题保持坦诚沟通。^[2]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这一系列举措是卡尼政府在美国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之际，为改善对华关系以及拓展美国以外出口市场所做的努力。^[3]曼尼托巴省省长则致函总理卡尼，呼吁联邦政府应“把握时机”解决对华关税争端。^[4]

然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对中加贸易构成的制度性障碍正持续深化，其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协定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撕毁与重构，协定中关于汽车原产地的规则更加严格，“提高了北美区域价值含量，而且新增北美钢铝购买百分比和劳动价值含量要求”^[5]，其意图明确指向限制中国汽车产品对北

[1] “Support for tariffs on Chinese-made electric vehicles drops,” The Nanos Research, October 2025, <https://nanos.co/wp-content/uploads/2025/10/2025-2915-Bloomberg-Sep-Populated-report.pdf>.

[2] 《渥太华：中加外长会晤 商讨油菜籽和电动车贸易纠纷》，联合早报网，2025 年 10 月 18 日，<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51018-7682976>。

[3] “The lure of China: What Carney hopes to gain from a Canadian reset with Beijing,” The Global and Mail, October 18, 2025,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politics/article-canada-china-carney-relationship-trade-trump/>.

[4] 参见《曼尼托巴省省长呼吁取消对中国的关税》，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2025 年 10 月 13 日，<https://ici.radio-canada.ca/rci/zh-hans/>。

[5] 李西霞：《〈美墨加协定〉汽车原产地规则劳动价值含量：基本内涵、深层要义及现实启示》，载《国际法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72 页。

美市场的出口。《美墨加协定》将于2026年7月面临新一轮的续签审议。协定的审议条款是应美国的要求嵌入协议中的,届时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选择不续签该贸易协议,其本质是以政治意志裹挟经济决策,迫使缔约方在不断博弈中做出妥协。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重新以关税为武器向加拿大施压。加拿大商业理事会担心,若加方大部分输美钢铝产品被加征25%关税,年损失恐达180亿加元。面对美方压力,加拿大财政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LeBlanc)于2025年3月宣布,为化解美加贸易争端,同意提前两年启动《美墨加协定》的审查谈判,并表示将与美国共同强化对中国输北美商品的贸易管控。勒布朗首次明确将审查聚焦于“中国议题”,称将与美国共同制定针对中国商品的“强化监管框架”,包括推行进口产品数字追溯、扩大反补贴调查与建立战略性进口配额等措施。这一动向表明,为换取美国关税豁免、维持协定存续,加拿大可能进一步配合美方战略,系统性挤压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及光伏产品在北美市场的空间。

(三) 加拿大建立正确对华认知仍任重道远

2025年10月,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与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加拿大民众对华态度虽出现“轻微回暖”,但怀疑与负面认知仍占据主导。^[1]这种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加拿大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权情结”密切相关。据加拿大亚太基金会2004—2020年民调跟踪结果,绝大多数加拿大民众持续支持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倡导民主与人权价值观。例如,85%的民众认为与亚洲国家就民主和人权议题进行接触至关重要;2016年,76%的受访者主张加拿大应主动向亚洲国家提出人权问题,而非任由亚洲国家自行处理相关问题;2018年,49%的民众认为加拿大应成为推进民主和人权的“领袖”,另有36%将其角色定位为“伙伴”。^[2]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地区、年龄、教育背景和政治立场的受访者在这一议题上呈现高度共识,甚至认为人权

[1] 参见《民调:加拿大人重视与中国经济关系者有所增加》,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2025年10月15日, <https://ici.radio-canada.ca/rci/zh-hans/>。

[2] Hugo Roy, “NOP 2020: Canadians Increasingly View Human Rights as a Critical Area of Engagement with Asia,”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June 10, 2021, <https://www.asiapacific.ca/publication/nop-2020-canadians-increasingly-view-human-rights-critical>.

问题应优先于经济利益影响对外政策。^[1]这使得人权议题极易被激活和炒作,给中加关系造成更多不确定性。

在政策层面,加拿大为呼应美国战略竞争的需要,不断炒作“中国威胁”,并据此推出其“印太战略”,加大对南海、朝鲜半岛等区域问题的介入力度。这一转向无疑增加了中加擦枪走火的风险。例如2022年6月,加拿大军方妄称,当年4月至5月期间,中国军机在加空军CP-140“曙光女神”远程巡逻机执行“监控朝鲜逃避制裁”任务时多次近距离逼近,加方机组人员“因安全顾虑而被迫改变航向,双方一度面临擦撞风险”。加方诬指中方“未遵守国际飞行安全惯例”,而这一事件也成为加拿大强化其“印太”军事存在的借口之一。总之,当前加拿大在价值观偏好与战略利益之间仍难以取得平衡,其对华认知的真正转变依然面临深层挑战。

结 语

加拿大政局的剧烈变动与美加关系的深度调整,既是“特朗普冲击”下单边霸权威压的直接结果,也深刻揭示了中等强国在大国博弈时代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历史表明,中等强的外交效能高度依赖于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与大国间的基本共识。在多边主义框架稳固、规则得到普遍尊重的时期,中等强国可凭借功能性领导、议题设置和斡旋调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超越自身实力的独特作用。然而,当大国竞争回归、地缘政治走向阵营化与碎片化,国际秩序的主导逻辑从“基于规则的合作”转向“基于实力的对抗”时,中等强国赖以生存的战略回旋空间便被急剧压缩。

当前加拿大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构性压力。美国推行以“新门罗主义”为标志的战略收缩与区域控制,迫使加拿大在安全、经济与价值观领域对其形成深度依附。从关键矿产的“友岸外包”到北极防务的整合,从《美墨加协定》的强制性续约审查到AUKUS技术同盟的有限参与,加拿

[1] “Canadians Say Country’s Human Rights Record (39%) More Important than Potential Economic Benefit to Canada (34%) When Dealing with Foreign Countries,” Ipsos, June 20, 2019, <https://www.ipsos.com/en-ca/news-polls/Canadians-Say-Human-Rights-Record-More-Important-than-Economic-Benefit>.

大的一系列政策选择，看似是审时度势的务实之举，实则战略自主性被持续侵蚀的进程。这种深度捆绑固然能换取加拿大暂时的安全保障与市场准入，但也意味着其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将被更大程度地锚定在美国的战略棋局之上，成为其大国竞争策略的延伸与工具。

对于加拿大及其他中等强国而言，这一困境的核心启示在于：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与发展，固然需要与大国开展务实合作，但更根本的是要避免在战略上“丧失选择权”。盲目地将自身命运完全绑定于某一大国，短期内或可规避风险，长远看却可能付出高昂的主权与自主性代价，甚至在大国策略转圜时首当其冲沦为最早的牺牲品。真正的战略智慧，不在于选边站队，而在于通过强化国内韧性、拓展多元伙伴关系、坚守多边主义平台，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政策的独立性与选择权。唯有如此，才能在风高浪急的时代波涛中，避免从“棋手”沦为他人的“棋子”，乃至最终成为大国博弈下的“弃子”。

为破解当前的系统性困境，加拿大或可展现出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将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作为一项优先议程。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加关系，不仅能带来切实的经济红利，更能使加拿大在大国之间扮演更具建设性的“桥梁”角色，而非成为被动应对的“缓冲区”。正如2025年10月卡尼总理所指出的，中国是全球体系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之一，加拿大同中国合作，“可以大有作为”。^[1]同时，中方也已多次表明，愿与加方相向而行。双方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从易到难，累积互信，将广阔的共同利益空间转化为切实的合作成果。这既是两国关系的破局关键，也将为在动荡时代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提供重要示范。

【收稿日期：2025-07-20】

【修回日期：2025-10-28】

（责任编辑：邢嫣）

[1] 《加拿大总理：和中国合作大有可为》，国际在线网站，2025年10月28日，<https://news.cri.cn/2025-10-28/428b7c0a-66b0-658a-666a-c9872ce8a207.html>。